回望瑶山深处的脚印

□ 韩金秦（壮族）

老家那条陡峭的山路，从云端连接到山外世界。小时候我光着小脚丫，背着书包在山路上奔走，一些石板被我脚底的厚茧磨得光滑油亮。参加工作后，我曾想把过去的脚印丢在身后的山村里。可每次开车回老家，在那断壁残垣中，一些歪歪斜斜的脚印，在我脑海里依然清晰可见。

2001年，我通过公开招考，先后到都安瑶族自治县三只羊乡上朝小学、龙防小学，高岭镇江城小学、弄池小学任教。2012年我调到县委宣传部工作，本以为就此与山村说“再见”了。然而，2016年5月，我受派到都安下坳镇加八村担任“美丽广西”乡村建设（扶贫）工作队员。再次挺进崎岖的山路，千丝万缕的感情又涌上了我的心头。

加八村四面环山，门前是山，窗外是山，山外有山。这里的山路，在青天之下，在云端之上，在悬崖之巅。为方便驻村工作，我借钱买了一辆面包车，这辆车陪着我跑遍山山弄弄，短短两年行程就达十三万公里。我的车尾厢里常放着一双解放鞋和一双水鞋。晴天，解放鞋踩着朝霞和晚霞，走村串户；雨天，水鞋趟过深山浅河，爬坡过坎，翻山越岭，寻找村民们与外面沟通的出路。

于是我的脚印，有的落在悬崖峭壁的山腰上，有的留在怪石嶙峋的山坳中，有的印在泥泞的山间小路上，有的被淹没在野草丛里。那天帮龙瓦屯的搬迁户秦登文从山里搬家具到车家庄安置新区，路上突然下雨。我脚一滑，被尖石划破脚底，血汗和雨水一起流淌，沿着弯弯曲曲的山路，流入瑶山深处的石缝里。

那时候，动员群众搬迁是吃力不讨好的差事，群众经常跟我们玩捉迷藏。一些干部一个月都动员不了一户搬迁，这让他们对动员搬迁工作失去了信心。后来我独自一人走村串户，跟他们拉家常，只字不提搬迁的事。有一天，龙桃屯有一位村民肚子疼痛，我和村民扶他到我车上，及时送他去医院。出院时，我买了一些菜和水果接他回家。饭桌上，他自言自语，如果路通就好啦，孩子上学、老人住院这些事情都很方便。“如果在山外，那就更好了。没几步路就到医院和学校。”我笑着对他说，“像你这次病了，如果叫外面的车进来接你去医院，现在住院报销后花不了几个钱，但租车费贵，对吧？”

“对，对！这病报销后没花几个钱了。”这位村民应和道，“还是搬到外面去的好啊……”我经常利用群众赶圩空隙，带他们到安置新区考察观摩。回到山里，他们相互转告，山外面才是人们理想的生活环境。一个月后，村民们竟然把我当成自己人一样，远远见到我就打招呼。2017年1月26日，我跟村民围坐在火堆边上聊天，他们主动问我搬迁的事是不是真的。于是我拿出了随身携带的搬迁协议书给他们签字。看着那些歪歪斜斜的字迹，就像我留在山间小路上深深浅浅的脚印一样。

我捧着签了字的搬迁协议书来到山坳口，如释重负深深舒了一口气。回头向谷底张望，山村像只陶瓷碗一样，在凝望着我。尔后的一段时间里，我时而穿上解放鞋和水鞋，时而握着树枝当拐杖，时而手脚并用，在这只大陶瓷碗中追寻阳光，和村民一起寻找水源，勘察公路和建设线路。我们有时拨开绿叶草丛，有时躬身钻进山洞，有时上坡下坡；鞋子穿破了几双，车轮胎换了几次。终于，一幅脱贫致富蓝图在瑶山人民心中萌芽了。

2017年的秋天，阳光特别暖和，收获的喜悦写在村民的脸上。全村十二个自然屯全部修通了屯级公路，共二十多公里，有九条水泥硬化路、三条砂石路，四通八达的公路，解决村民出行难问题。你看，那蜿蜒盘旋的屯级公路，向瑶山深处延伸，伸往每家每户的门口，把人民的心连在一起。你看，半山腰上几座清水池蓄满了山泉水。村民们拧开水龙头，就可以喝到像甘露一样的泉水。

村里有几栋楼房特别抢眼，茅草树皮房再也看不见了。有的村民获得危房改造补贴，有的搬迁到易地扶贫安置新区，全村216户都住上稳固房屋。村民邻里和睦相处。白天，村民们辛勤劳作。晚上，他们围在圆桌边上，不是推杯换盏觥筹交错，而是交流种养技术经验。

看到这一切，我心里暖暖的。我这一路走来，感觉那些穿破的鞋子并没有白费。瑶山日新月异的嬗变，像一朵朵美丽的花儿开在春风里。我那些深浅的脚印，在春光照耀下熠熠生辉。2018年，我回到县脱贫攻坚指挥部工作，当即将离开我曾留下深浅脚印的山村时，我十分不舍。后来，我又到高岭镇龙洲村担任党支部第一书记，我不断往前走，继续留下脚印，让大山把它收进心里。

如今，每次开车去看我几户“穷亲戚”时，我总情不自禁向山村四周打探一下，寻找那些曾经的脚印。那一双双穿破了的水鞋和解放鞋，仿佛毅然伫立在山坳石头上，默默地注视着连绵起伏的青山。

瑶山深处的脚印，正贪婪地吮吸着香甜的甘露，开出更加灿烂的花朵。我从这些脚印中，能看到别样的风景，能唤醒曾经的记忆，能感受到人间的真善美和党的光辉！

南屏瑶乡百马梯田随想

□ 徐仁海

之一

十万大山深处百马河畔的百马梯田，仅仅是这一方水土的过山瑶永远抹不去的乡愁么？

轻轻踏着这片曾经刀耕火种的土地，用一颗礼拜土地的虔诚之心，溯回这片土地上的瑶族人零碎却又藕断丝连的历史蔓延……

靠山吃山，吃完这山又过那山，周而复始。这，就是过山瑶名称的由来和内涵？曾几何时，过坳的山风，掀起初嫁瑶女的红头巾，却总也掀不开与刀耕火种截然不同的生活的另一页；深山里的松油火把，映红初为人夫的瑶族汉子刚强的脸庞，却总也照不透脚底下坎坷崎岖的前路。

所幸，面对土地，一代又一代瑶族人耕耘土地的精神不灭！

当落日或晓星，在薯莨岭脚下的百马梯低垂，你会听见符咒和天籁的交替。

……岁月依然，恰如白发苍苍的老族长神秘，如原始森林的梦谣。

之二

岁月风时急时缓，松涛声碎。

梯田那么长那么高，它的根在哪里哦。没有根，再高，也是悬空啊！

我在寻找梯田的根。

旅者似的在梯田中行走，疲惫的是身体，灵魂不会疲惫。因为我，就是一个拾稻穗的少年，纯情而专注，在跨越一级又一级梯田中捡拾，捡拾瑶族人那种与生俱来的弓耕与攀登的精神。

几度荒草萋，几度荒草绿。与草木结缘的过山瑶，依然绵延着坚韧的天性，在艰难的前行中，用泪湿的叹息串起环环相扣的日子和生生不息的岁月……

之三

刀耕火种的梯田美么？几度风雨骤，几度寒彻骨。是梯田，给过山瑶活着的温暖和生存的期许。

……脱贫攻坚战的击鼓终于响彻十万大山。这个深度贫困的小山村，开始修建真正意义上的路，是一条条弯山曲水穿沟过坳的水泥路。草棚木屋泥砖瓦房随即也消隐成遥远的童话。绿树丛中的钢混楼房，尽管都是散在山腰间，但安装了太阳能路灯的水泥路，将一间间一幢幢村舍以美丽乡村的名义串联在一起，与绿水青山珠联璧合，构成一幅如瑶族服饰般多彩的瑶寨新貌。

用摩托车驮肉桂运八角送山货的汉子，还有用摩托车接送小孩上学的少妇，他们再也没有一丝刀耕火种的忧愁。

2019年，百马屯所在的常隆村整村脱贫出列。

欢欣鼓舞豪情满怀的瑶胞，开始撸起袖子用汗水换取乡村振兴的新天地时，发现他们要面对的是国家级水源林生态保护区！全村处在保护区之中。这，意味着靠山吃山的过山瑶所处的群山不能开发，环保的红线绝不能跨越！

怎么办？山民们在缓冲区里开展林下种植，种植肉桂八角、种植油茶、种植中药材，在深林里发展野生蜂蜜……尽管不能连片，但碎块相拼，便是积少成多，聚散成片，便是规模。

自然保护区里，依然是可以靠山吃山！乡村振兴的激情在熊熊燃烧……

之四

梯田的路，没有车辙。唯马蹄牛蹄以及人的脚板，留下那么多深浅不一的印痕，被一春又一春的青草覆盖而后成为泥或成为一汪逝水。

啃草的牛，在半月形的梯田里慢慢走成弧线。没有牧童，没有牛背上的笛声，暮春的阳光中，牛，自由散漫。

驻村第一书记在梯田里徘徊……瑶胞们也在凝眸这青山这绿水，在这片被原始树木簇拥的梯田中思索……

依然必须靠山吃山！发展文旅产业，以百马梯田为切入点！

尽管，百马梯田与龙脊梯田相比，显得过于小巧玲珑。但与百马梯田近在咫尺的原始森林、原始丛林和梯田脚下，那条从万山中来又往万山里去的百马河，为百马梯田又平添了几分神秘几分秀美几分诗情画意。

百马梯田举办了三届丰收节，让瑶胞们尝到了文旅项目的甜头，尝到了敞开胸怀迎客的甜头。

我在梯田中漫步。四月的青草，在脚下起伏。梯田在我的目光中往山的高处堆叠。而我却热切地期望山更高，朝着遥不可及的天空延伸……我相信高处的恩惠和土地的恩泽。而此刻，只有梯田你，知道我的目光如此坚定，脚步如此执着，心灯如此明亮，诗情如此澎湃。

冬至，在我驻村的地方

（外一首）

□ 三　半（瑶族）

我曾在不同的地方，驻村。这些地方
拥有花骨朵般健朗的名字：温和，江栋，龙马
我曾在美好的时光里
错过一些美好的事物——
山冈上青藏色的鸟群，十一月漫山遍野的
红枫……还有存活在泥土底部的
粮食的恩养

我错过那些田间地头的美，错过一首藏头诗
错过相通的村落，相闻的鸡犬
错过三月的山歌和九月的爱情
而今天，正值冬至，在我驻村的地方
那些所有被我错过的
重新被我认领
我成了一年中最漫长的夜里最富有的国王
只要你需要
我随时可以向你批量馈赠优质木炭
以及木炭内部的星火

冬至，在我驻村的地方
冷和暖交相辉映，静与闹各自绽放
村庄以外的世界风起云涌
从北国的水饺到南国的汤圆
再到深埋于指纹深处的烟火
再到那些被贫困一再勒紧的骨骼
说真的，我从不畏惧一场轰轰烈烈的大变革
也从不置身事外
尽管我长期据守谷底
但我同样时刻感受浪头潮尖的
曼妙风光

在我山风满楼的村庄
今夜，冬至，我是我自己的王
我真幸运，我守住了
欲望世界里最后的一点
繁华与荒凉

鸟语把村庄洗得雪亮

鸟永远是这片土地上最干净的一拨
即使沾着泥土和草屑
甚至是它们自己不小心遗落的粪粒
也充满阳光的芬芳
和粮食的气质
鸟，远比分布城里乡间的那些保洁员
更有洁癖
更加知晓卫生的意义

鸟每夜都在漱口
用诗歌
用羽尖上的宁静与颤动
鸟的洁癖
从一入夜便开始
并且在黎明时分达到高潮
它们清脆圆润的歌喉
它们婉转妩媚的嗓音
它们不知疲倦的抒情
一下子把村庄洗得雪亮雪亮

这些年来，每天我都以驻村工作队员的身份
尾随鸟儿们深入村庄
沿着山脊，与清凉的草木并行
我贴着农家的气息，小心翼翼
试图触摸鸟儿们无比匀称的呼吸
这时候它们突然叫了
没有前兆地全叫了
那些正在觅食戏水的同僚
那些正在追逐逗乐的同党
它们的童贞它们的初恋它们的亲热它们的乡愁
全交织在这天籁之网
那一刻，我发现
它们才是乡村天生的工作队
它们是天才的第一书记
它们把村庄的扶贫做得无比精准
不差毫厘